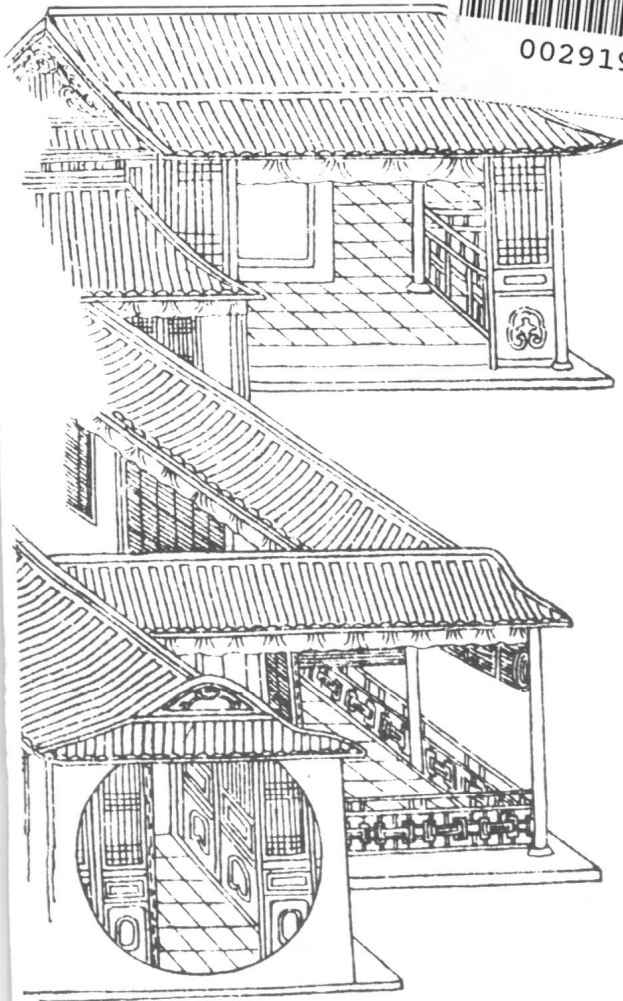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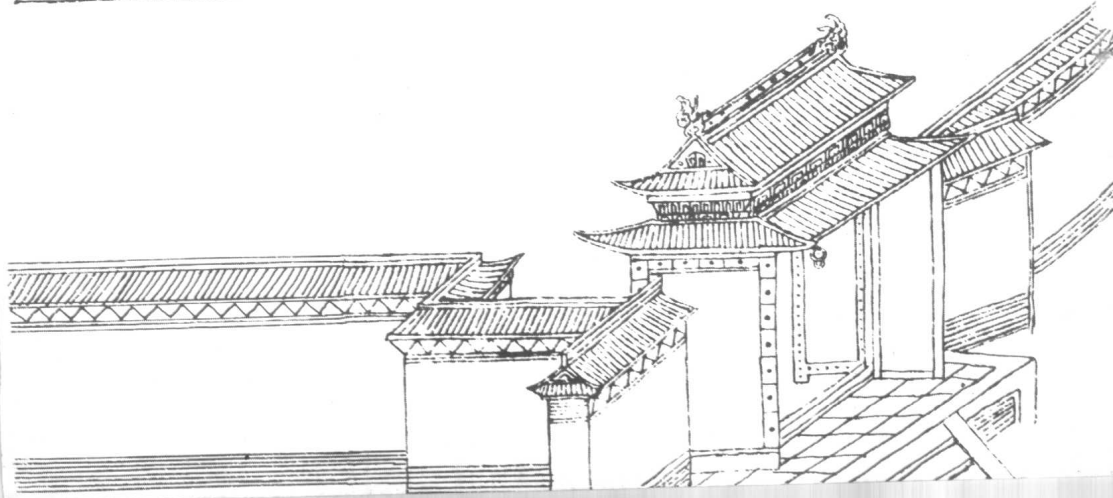


0029197



學府紀聞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聯大正門



昆華農校（初期借用）

梅貽琦先生全家在昆明



美副總統華萊士參觀聯大



蒙自歌臚士洋行舊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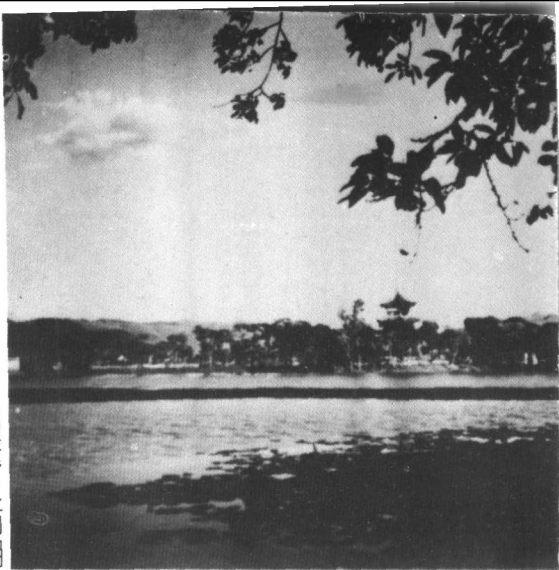
自建之圖書館



自建之校舍

1914

明麗之南湖



仰望文風閣



聯合西南國  
來已辭新大  
石勒名主團軍

（此處為勒石正面的文字，因圖像模糊，具體內容難以辨識，但可見為多列垂直排列的姓名或題詞。）

勒石之背面

（此處為勒石背面的文字，因圖像模糊，具體內容難以辨識，但可見為多列垂直排列的姓名或題詞。）



衡山嶽麓書院

# 目次

## 簡史及沿革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介	陳雪屏	一
西南聯大紀要	張起鈞	八

## 臨大聯大

長沙鴻爪	浦薛鳳	五一
從入學時說起	翁同文	七三
衡山負笈	傅幼俠	八三
自港至滇	浦薛鳳	八八
舊來行處好追尋	蔡孝敏	九四
津湘滇求學記	雲鎮	一〇六



敘永憶往	周明道	一一二
憶蒙自	郁振鏞	一二九
敘永分校的一年	張沁	一三五
夢遊昆明	張沁	一三九
金碧弦歌	浦薛鳳	一四二
臨大聯大舊人舊事	蔡孝敏	一六一
生平最難忘的一段經歷	費自圻	一六九

### 吾校吾師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曲詞		一七三
我在聯大七年和查老師	李聲庭	一七五
吾愛吾校	李鍾湘	一七七
當年師長素描	周明道	一八〇
聯大頌	王德碩	一八八

### 永恆憶戀

長沙臨時大學一段古	郁振鏞	一九三
回憶西南聯大前身——長沙臨時大學 的點滴	湯衍瑞	一九八
山城話舊	張搏雲	二〇二
初進聯大時的一些記憶	謝冠羣	二〇五
聯大工學院生活追憶	光德正	二〇九
多采多姿的一九四四級	張瑞年	二一一
從軍雜記	周明道	二一五
南針社及南針壁報	李聲庭	二二五
聯大回憶雜記	張沁	二二八
卅年往事說從頭	楊樹勳	二三二
一段往事	李模	二三四
三十年雜記補	周明道	二三九
黎明前後	曹思義	二五一
憶一次多災多難的話劇演出	翟國瑾	二六〇
閒話十九、二十兩級	胡兆炘	二八四

永遠懷念西南聯大……………姚秀彥……………二九三

四

### 生活拾趣

聯大生活拾零……………周明道……………三〇九

聯大雜憶……………王德碩……………三一七

聯大逸事……………翟國瑾……………三二四

聯大二三事……………胡保佑……………三三〇

戰時西南趣聞……………楊覺民……………三三三

往事如烟……………余瑞麟……………三三六

# 簡史及沿革

##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介

陳雪屏

——抗戰期間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聯合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北大、清華和南開三個在北方最有歷史的大學聯合組織的，它的前身是長沙臨時大學。七七事變起，日本軍閥蓄意摧毀中國的文化 and 學術機關，南開大學是第一個罹難的學府。隨着平津的淪陷，北大、清華當然都無從在原地開學。三校的師生，懷着悲壯的情緒，踏上征途，經過政府和三校當局的籌劃、磋商、選擇，決定在長沙先行辦理臨時大學。

長沙臨大真是名符其實的「臨時」大學，一切都是草創急就，由於中央和地方教育當局的指導和協助，再加上三大學負責人的努力，竟能在一個月的短時間內，窺立規模，奠定基礎，像其他尚未直接罹難的學校一樣，按照通例，準時開學上課。簡直可說是一個「奇蹟」。其間經歷的

困苦和艱辛，是難以文字敘述的。

既然是臨時性質，因此臨大仍然承襲着三校舊有的行政組織，沒有什麼變動。那時法商和理學院，設在長沙韭菜園聖經學院，文學院設在衡山，工學院設在嶽麓山，和湖南大學工學院一起上課。大部份的學生，以四十九標軍營暫作宿舍。前線軍情緊急，後方日夜空襲，然而臨大的師生堅苦卓絕，固守崗位，仍然是「弦歌之聲不絕」。對於鎮定人心，增強「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起了極大的作用。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充分表現了中國學人的德性，更象徵着中華民族的偉大。

隨着上海和南京的淪陷，臨時大學配合「長期抗戰」的國策，遷昆明辦理，這便是著名的西南聯合大學。聯大校歌開頭幾句是：「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便是當年的情境。因為戰時交通工具的缺乏，臨大的師生八百餘人，由長沙出發，經貴州和雲南的公路，按軍事管理的辦法，徒步走到昆明。翻山越嶺，櫛風沐雨，歷時兩月餘，到達最終目的地。所謂「長征」，確是不折不扣的事實。像這樣的遠遷，當時曾引起許多人士的不諒解。但證之後來許多大學，隨着軍事情勢的轉移，倉促間才向後方輾轉播遷，師生生活不能安定，無從教學，圖書儀器，一路拋棄殆盡，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損失，難以計算，臨大的一次遷移計畫，不失是明智之舉。何況當時的最高國策是抗戰和建國同時並進，爲了儲備建軍幹部，政府當局決心安定學校，廣續和加強教育。「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臨大的遠遷大後方，事實上也是必

需如此辦理的。

由於敵機轟炸後方各大城市，昆明的各中學奉命疏散，聯大便借用各中學的校舍。法商和理學院設在昆華農校和師範學校，工學院設在迤西會館，文學院先在蒙自，後遷昆明和法商學院在一起。遷昆半年內，在大西門外建築了文法商和理學院的校舍和學生宿舍，這便是校本部，通稱爲「新校舍」。這一片建築受經費支絀的影響，僅用草頂泥牆，可說簡陋到萬分，當時建築師僅保險二年，一般人估計，頂多可用四五年，不想一用就是九年。此外在四川敘永曾辦過分校，一年後便和總校合併了。

除了三校戰前原有的四個學院外，聯大又增設了師範學院。文學院設哲學心理、中國文學、外國語文、歷史四系。法商學院設法律、政治、經濟、商學、社會五系。理學院設物理、化學、地質、數學四系。師範學院設教育、公民訓育、理化、史地、國文、英語、數學七系。工學院設土木、機械、電機、化工、航空五系。

不久，三校戰前的研究所都先後恢復，聯大又和北平圖書館合作，設立「中日戰事史料徵集委員會」廣事收集戰事史料，使政府和軍民在戰爭期間可歌可泣之史實，得以有系統地保存，供將來史家參考。師範學院設附中附小，成爲雲南省的示範中小學。珍珠港事件以後，聯大配合國策，在校舍附近辦「譯員訓練班」。班中教官多爲聯大教授，學員也以聯大學生居大多數，對於中美軍事的合作，有極大的貢獻。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北大的理科研究所、清華的航空研究所、

國情普查所、公路研究室和南開的經濟研究所。不僅是適應戰時的需要，且使戰前的研究工作和學術水準維持不墜，並發揚光大。

學校也像社會一樣，先有了安定，便能謀發展和求進步。聯大成立以後，三大學的舊生紛紛經海道來歸，各淪陷地區大學學生也奔向大後方借讀，加上聯大所招新生和插班生，一年之內竟增加到三千餘人。從聯大學生的學號上，可以看出當時實情。例如學號前附有P字的，是北大的舊生；有T字的，是清華的舊生；有N字的，是南開的舊生；有A字的，是聯大的新生；有借字的是借讀生。開始的時候，有PT和N學號的，比A字學號的較多，加上平津時代同窗的感情，自然較易融洽。嗣後三校舊生畢業離校，聯大所招學生增加，借讀的學生回到了各自的母校，或是為聯大所吸收，正式取得學籍。A字學號的居絕大多數，聯大學生遂成爲一個整體。

聯大設有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所產生的常務委員三人，便是學校的行政首長和負責人。三位常務委員由北大蔣夢麟校長，清華梅貽琦校長，和南開張伯苓校長擔任。事實上是由梅常委經常負責校長的職務，這可說是「憲法慣例」，在學校規章中並無明文規定。這種「憲法慣例」是雍容謙讓的風度所產生的，其精神自然普及於聯大各行政部門。因此，聯大的校務委員，各處首長，各學院的院長和系主任，都很自然的，由三大學的人員擔任，雖然沒有非這樣辦不可的事實需要，卻自然的形成了一種習慣法，出乎內心地自然諒解，共同悅服遵守。如有職位出缺，當然也有一番善意的競爭，那是「揖讓而升，下而飲」式的君子之爭。這種雍容善意的競爭，是民

主社會所必須具有的。教務、訓導、和總務，分別由三位三校的教授擔任。「三校之努力，全歸於聯大之血液」，磨擦排擠或傾軋，自然是不可能發生的。「南清北合，聯大花開」，這是一位與三校素有淵源的人士，在看到了當時聯大盛況後，情不自禁地所歌的詩句，可說是描寫了當時的實情。

三大學在平津時代，各有其學風和傳統，它們是不同的，但其相和相同之處，又如此之多！正因為這種「和而不同」的精神，更孕育助長了聯大的優良校風，「自由教學」是它的最顯著的特點。這裏所謂「自由」，並不是錯綜複雜和散漫紊亂的代名詞。這是一種有組織的，負責的，尊重人性和學術獨立的自由。不合理的自由，為聯大所不取，合理的不自由，同為聯大所尊重。大學不是與社會隔離的孤島，學者們也不能囿居象牙之塔，對於社會問題置身事外，抱持中立旁觀的態度。「覩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至」，聯大教授們對於戰時的國家問題，也曾不斷向當局垂涕而道。激烈的偏頗的言論，不能為當局所諒解，卻被野心家和陰謀份子所乘虛利用。這是一件憾事，也是一件恨事。

在放言高論成爲社會風尚的時候，聯大一位歷史教授，應校外某政治團體之請，參加「中蘇問題座談會」。所謂「座談會」，只是事先佈置好的「羣衆大會」，那位教授不動聲色，走上講臺，打開地圖，把俄帝百年來侵華經過，引證史實，侃侃敘述，聲淚俱下。被煽動的羣衆情緒，立即爲之改變，安排好的陰謀，竟不得逞。這只是一個例子。義之所在，豈能沉默！明事理，正



是非，這是學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有一點順便須指出，那些以什麼「君子」自居的，或是以戰國縱橫家姿態出現，企圖混水摸魚的人物，與聯大並無關係，只因居於昆明，便被誤列聯大教授之內，這是傳聞的失實。既與聯大不相干，他們的言論和行動，與聯大當然是無關的。

行文至此，不禁為淪陷鐵幕之內的舊日聯大的教授們悲。我們讀了錢端升、金岳霖、馮友蘭、楊石先這一流的自白書，把他們自己先作一番無情的批判，然後更罵到他們所從受業的先生，所曾留過學的國家，最後歸結到虔誠懺悔，從此革心洗面，要做馬、列、斯、毛的信徒，而字裏行間，總怕不夠資格，人家不要。這些在十幾年前爭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學人們，受了共匪殘酷的「洗腦」，竟會轉到這樣一種地步！處在極權統治之下，他們正忍受着人世間最痛苦的刑罰，等待着我們解救。將來大陸收復，政府自有合理的處理辦法，我又何忍在此時對我的師友，加以譴責！

聯大同學的讀書風氣，也須在這裏一提。空襲期間，他們挾書籍筆記疏散；校舍數度被炸，協助校方修理，從不曾有一日因此而停課。圖書館和閱覽室不能全部容納，不得不假茶館埋頭苦讀。因此聯大附近茶館林立，成爲同學們藏修息遊的處所。數年來聯大的畢業生，遍佈了全國公私機關的每一部門。幾次公費和自費的留學考試，使聯大的畢業生，得到了出國進修的機會。年來在美國各大學裏，都分佈有聯大同學，不少人已經得到了最高學位，仍繼續在做研究工作，或